

樂
論
印
存

張
鐵
雲



榮倫印存

庚子
秋
榮倫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桑愉印存/桑愉著.—揚州:廣陵書社,2004.7

ISBN 7-80694-071-5

I.桑... II.桑... III.漢字—印譜—中國—現代
IV.J292.4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63398 號

書 名 桑愉印存

著 者 桑愉

責任編輯 孫葉鋒

出版發行 廣陵書社

揚州市鳳凰橋街24-6號 郵編 225002

發行部電話 (0514)7343427

網 址 www.yzqlpub.com

E-mail: qlss@yztoday.com

印 刷 揚州鑫華印刷有限公司

揚州市運河西路215號 郵編 225003

開 本 178×1092毫米 1/18

印 張 10.5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7-80694-071-5/J·7

定 價 180.00圓

廣陵書社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均可與出版社聯系調換

策劃：陸蘇華 朱正海 孫傳餘

主編：顧大風

副主編：祝竹 姜桂林

寶松印稿

遐翁



葉寶松印存

八六老農孫成題



東觀樓印存

鄧子題



物系愉遺刻

二十四日又出叔一



樂觀樓印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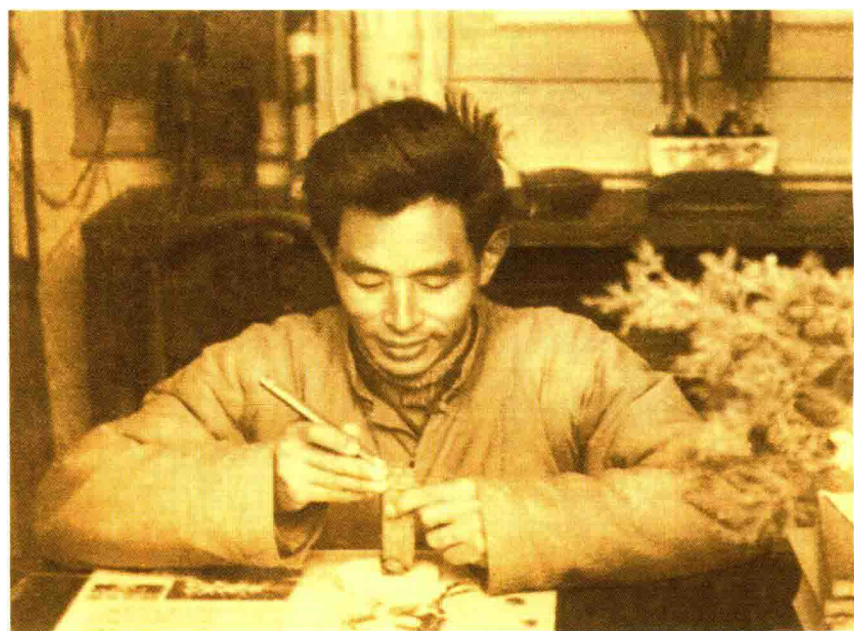
丙午季
易



桑寶松印譜

啓功題端





前言

桑榆先生是當代揚州杰出的篆刻家，也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印壇熠熠生輝的明星。

桑先生名寶松，亦作保松，字愉，以字行，別署阿松、無咎、吾久、若木等，名其居曰樂觀樓。因家藏黃慎的大瘦瓢，故又名飲瘦瓢館；晚歲得東漢建寧地券，故又名建寧券室。

先生生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卒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終身從事教育工作，而將其全副心力傾注于他所熱愛的篆刻藝術，他的生命價值存在于篆刻藝術之中。他一生中創作最活躍的時期，也是精力最旺盛、藝術最成熟的時期，恰值文化大革命及其前後。這一時期，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壓抑、最不幸的時期，也是中國各類文化藝術凋零的時期。可桑榆先生通過自己的智慧和奮鬥，却在篆刻藝術上創造了那個時代最輝煌的成就。他所創作的毛主席詩詞印譜以及許多用當時政治口號所刻的印作，在求得政治上站住腳的同時，這些作品所傳達的却是中國最傳統、最古老、最純雅、最高貴的藝術信息，它代表了那個時代中國篆刻藝術創作的

最高水平。即便是在今天來看，桑先生的許多最杰出的作品，仍然是當代篆刻家難以逾越的高山。私下裏，我曾和朋友開玩笑說，桑先生的許多印作，是可以和八個樣板戲媲美的。其實，這并不完全是玩笑話。而且，由于桑愉先生的藝術活動和社會活動，使那個時期成為揚州近世篆刻藝術創作最活躍的時期，由此為全省乃至全國同道所矚目。桑愉先生的篆刻藝術是不朽的，桑愉先生為揚州文化所作出的歷史貢獻也是不朽的！

桑愉先生是在典型的揚州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藝術家。他的祖父沛霖公、父親綬卿公在揚州經營香店，但他們却雅好金石書畫，又富于收藏，是揚州許多書畫家的朋友。他家的桑恒順香店，位于天寧門城門口，生意興隆，與城裏的吳正泰香店齊名。桑恒順香店長期都是揚州書畫家聚會的場所。當時揚州知名的書畫家如鮑斐先、王啓明、顧伯達、江軫光、蔡巨川、孫龍父等先生，都經常在這裏品茗清談，或作書作畫作印。桑愉先生自幼耳濡目染，見聞高雅，造就恂恂儒風。稍長，即拜蔡巨川先生為師，學習書法篆刻。他是蔡先生的人室弟子，但同時接受孫龍父等先生多方面的指教，培養了寬博的文化涵養和藝術素質。

蔡巨川先生治印注重傳統，他教學生，都是從秦漢印入手，強調眼界的純雅和傳統技法的

精詣。桑榆早期印作中許多追摹古璽、漢印和封泥的作品，可以見到他在這方面的精深功力和典雅高貴的氣質。他從老師那裏所受到的影響，使他的作品具有堂堂正正的氣度與嚴謹淳樸的作風，形成了諸多可以造就大家的基本品質和優越條件。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在京劇革命的帶動下，文藝界曾掀起一股創新、革命的風潮。桑榆先生受其影響，意氣風發，以印章創新爲己任，和揚州一班印友，熱情探索新時代篆刻藝術的發展之路。

藝術的創新離不開對歷史文化的借鑒。桑先生的篆刻創新，也正是從前人黃牧甫的篆刻中得到啓迪，而在秦漢時期的金石文字中找到了借古開今的途徑。

有意識地吸收秦漢金石文字意趣入印，形成前人所不曾有的篆刻體貌，始於清末的趙之謙。他曾經很自得地說是『爲六百年來撫印家立一門戶』。稍後，黃牧甫大量採用秦漢金文人印，形成了強烈的風格特征。桑先生學習黃牧甫印風，不是徑學黃牧甫印作，而是循着黃牧甫印風形成的路徑，直奔源頭，從取法秦漢金文入手，努力建立一種略似黃牧甫印風而又迥異于黃牧甫印風的嶄新的風格特征，並且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那時候，我正在南京讀書，課餘從丁吉甫、羅叔子先生學習篆刻。受羅叔子先生影響，我也把注意力集中到黃牧甫印風和漢金文的意趣上來。同時，由丁吉甫先生介紹，我拜識了揚州的蔡巨川、孫龍父和桑榆先生，並且接受他們的印學指導。在探索以漢金文人印方面，我與桑先生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其時，桑先生在揚州古籍書店庫房淘到兩部民國二十四年西泠印社影印的《黟山人黃牧甫先生印存》，他將品相較好的一部贈給了我，自留了稍有殘損的一部。同時，他還找到兩部容庚編的《金文續編》，也是贈我一部，自留一部。這兩部書，對我們的篆刻創作都有很大的影響。《金文續編》是《金文編》的續集。《金文編》以收錄上古三代大篆文字為主，而《金文續編》以收錄漢代銅器銘文即漢金文為主，是當時能夠找到的最為完備的查閱漢金文的工具書。

漢代是中國文字大變革的時代，社會通行書體在向簡捷便易的方向發展。在實用文字隸化的過程中，漢金文的篆書不像先秦篆書那樣嚴謹和鄭重，表現出一種自由活潑、恣肆不羈的叛逆傳統的個性特征。它又不像秦漢印章所采用的繆篆文字那樣平方正直，它的體勢往往開張欹側，率意天真，筆畫也多有裝飾意味，更具動態的美感。從書法發展史來看，漢金文是篆書體

勢的解散。這種處于解散期的書法體勢，與當代印人尋找突破傳統、謀求藝術創新的心態有暗合之處。桑愉先生成功地利用了漢金文的體勢特征，從而明顯地突破了傳統的印面配篆模式，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由于漢金文本身就有勁健明快的特征，這又和桑愉猛利精悍的用刀相得益彰，極大地強化了章法、篆法的個性特色。桑愉刻印，往往以手掌握刀，懸肘運腕，助以全臂之力，大刀深刻，所向駭然。一般說來，刻印用刀宜乎輕淺，輕淺的刀法易于取勢，也易得厚重之氣，近代吳讓之、吳昌碩等大師均以淺刻取勝。桑愉大刀深刻，綫條乾淨利落，而兼能挺健渾厚，絕無纖細浮弱之弊，其難度之大，非此道中人難以體味。他的那種强悍中的精審，那種風神潑辣的從容不迫，那種一往無前的氣勢和變化入神的節律，每令觀者驚心動魄，感佩不已。

由于腕力過人，桑愉晚年尤善刻巨印。『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面壁十年圖破壁』等巨印，布局精妙，氣勢奪人，將他整合古代文字的高超手段和游刃恢恢的刀下功夫發揮得淋漓盡致。

桑愉先生的藝術成就，在當時即受到海內書畫名家和篆刻同道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評價。他

與南京林散之、高二適兩先生有很深的情誼和密切的交往。二老作成新詩，往往錄寄桑先生評賞。桑先生爲他們刻印數十方，二老均有詩作致謝。『文革』後期，林老避地揚州，更是經常到桑家談詩論藝，作書作畫，品茗消遣。高二適作詩用草書屬稿，人難辨識，他曾請桑先生爲他身後整理詩稿，但高老去世不久，桑先生亦歸道山，未能踐約。桑愉曾爲沙孟海先生刻『孟海題記』小印，爲沙老常用之印。沙老曾連寫兩幅作品寄贈桑愉，以表示他對這位後輩印人藝術成就的敬重。桑愉爲趙樸初、啓功、陸儼少、朱屺瞻、程十髮、葉淺予、沈柔堅、亞明等書畫家刻印，他們也都以自己的書畫佳作回贈致謝。

雖然『文革』前後各地印壇比較沉寂，但桑先生與各地印人仍有相當廣泛的交流。而與上海錢瘦鐵、吳仲珂、南京丁吉甫等印人交誼尤深。當時錢瘦鐵先生也在刻毛主席詩詞印譜，二人交流印作，通信頻繁。錢先生所刻毛主席詩詞，印面皆巨大，苦無好印泥鈐拓。其時桑先生亦無好印泥，他發明了用印刷墨油代替，其法爲用醫用聽診器上的膠管製成微型滾筒，將朱墨滾于印面，鈐于紙上，再在墨油印蛻上擲一層朱膘粉，可以達到好印泥拓出的效果。後來這種辦法也爲錢瘦鐵先生所採用。現在我手頭還保存着一批錢先生的印稿，是桑先生轉贈給我的，

都是用這種土辦法鈐拓的。

桑榆與福州印人周哲文先生的情誼尤爲令人感動。他們二人神交二十年，全賴通信交流作品和心得。福建是壽山石產地，周哲文歷年寄給桑先生的印石，多達數百上千方，揚州許多印人所用印石多爲桑先生轉贈，皆是周先生所寄。一九七八年底，周先生寄信桑榆，說要來揚州相會。然尚未成行，桑先生訃告已至。周先生悲痛莫名，寫了長達十頁的祭文，寄給桑先生子女，令他們在墓前焚化。桑先生的子女們至今仍在後悔，當時沒有抄錄副本存作永久的紀念。

在從事篆刻創作的同時，桑榆先生十分注重對印史印論及金石書畫的研究。他準備寫一本《揚州歷代印人傳》，已搜集歷代揚州籍及活動于揚州的近百位印人的資料，惜尚未成稿。他將平時刻印和讀印的感想寫成《樂觀樓談印》，今存稿約有萬言。我還曾見他寫過不少《刻印檢討錄》，記錄每一印的設計和修改經過，蔡巨川、孫龍父等先生對此印的批評，以及他自己對此印得失的分析，惜這部分遺稿已經散佚難尋了。一九七九年《書法》雜誌第三期發表有桑榆遺作《黃慎的書畫和『瘦瓢』》一文，這是桑先生見于正規報刊的唯一的文稿。此外，他還有一篇研究東漢地券的文章，發表于《揚州文博簡訊》。他的研究成果不多見，一是因爲在他的

生前這類文稿根本沒有發表的地方，二是因爲在他可以出成果的年代，他却過早地去世了，他只活了五十一歲。如果他多活二十年或三十年，他的創作成果和研究成果，無疑就都不可限量了。生不逢時又天不假年，這是令人痛惜而又無可奈何的悲劇。

不過，桑先生還有一項少爲人知的成果，爲後人留下了十分寶貴的財富，這就是他作爲一位『印苑拾荒者』對明清印譜和歷代印人作品的蒐集與收藏。他自幼癖好印章，見前人片紙隻印，必珍重收藏，考定作者，剪貼成冊。終其一生，他蒐集的印花積有十余冊，多爲本地印人作品及揚州歷代書畫家所用之印，是研究揚州地方文化的寶貴資料。他收集的吳讓之印稿多達四五百枚，集爲八冊，多有各種吳讓之傳世印譜所不存的珍品。他收藏的包括明代木刻版印譜在內的各種珍貴印譜，多至三百種。其中如嘉慶年間成書的剪貼本《西泠四家印譜》，裝幀考究，制作精美，而所收之印與存世的其他西泠四家印譜相較，數量既多，品相又好，許多殘損的印面在這本印譜上都能見到完整無缺的原貌，使得以收藏和研究印譜著稱的西泠印社的專家也深爲艷羨。他收藏的《吳讓之自評印譜》，系吳讓之晚年所輯篋存之印近百方，自加評定，并寫有題記，是研究篆刻藝術，特別是研究吳讓之篆刻藝術的極爲珍貴的海內孤本。